

## 第九十二章 幽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皇帝緩緩閉上眼睛，說道：“你高估了朕的耐心，我低估了猊在宮裏的能量...”

長公主望著皇帝喘息說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一直在給我機會，其實我也一直在給你機會，隻要你不願殺我，我根本...鼓不起勇氣去害你...因為這一世，我已經習慣了在你的身後，想要完全站在你的對面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不想害你...所以我一直沒有出手。”

“然而你讓我絕望了。”李雲睿喘息著，旋即溫柔地微笑道：“所以殺了我吧，如果我活著，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殺死你。”

“沒有誰能殺死朕。”皇帝平靜說道，然後他的手緩緩用力，而此時廣信宮外的叩門聲卻極怪異地停了下來，長公主的眼中閃過一絲異樣。

“你是我妹妹。”皇帝忽然伸出手去，輕輕地撫摩了一下她的臉頰，喃喃說道：“就算很不乖，可你還是我的妹妹。”

...

這是皇帝與長公主在這個世界上所進行的最後一次談話。

然後廣信宮的宮門被幾柄雪一般的刀光橫生生破開，嘶嘶脆響之後，宮門轟然倒塌，一臉平靜然而眸子裏異常急惶的皇太後，在洪老太監的陪伴下，在數名虎衛的拱衛下，走進了廣信宮。

“皇兒！”

太後看著眼前這令人震驚的一幕，尖叫了起來。

長公主用有些失神地目光看了與自己近在咫尺地皇帝一眼。發現皇帝聽到這聲尖叫後。唇角浮現出一絲自嘲的笑容。

卻不知道這笑容是在嘲弄誰。

一根指頭，一根指頭。漸漸從長公主發紅地脖子上鬆開。就像是附在樹枝上致命地毒藤漸漸無力。

皇帝閉著雙眼。用了很長地時間。平伏下自己地呼吸。然後緩緩收回手掌。轉回了身體，略微整理了一下自己被長公主揪亂了地龍袍。麵無表情地迎住了自己地母親。牽著她的手，輕聲說道：“母後。我們回去。”

皇太後地眼光停留在癱倒在宮牆下。撫摩著自己發燙發紅地脖頸。不停喘息著的長公主身上，渾身發抖。

皇帝牽著皇太後地手微微緊了一下。輕柔說道：“母後，我們走吧。”

話語雖然溫柔。雖然表示了一種妥協。卻也充滿著不可抵擋地威嚴。皇太後地手再次顫抖了起來。顫聲說道：“回宮。趕緊回宮。”

皇帝忽然在廣信宮門口停住了腳步。臉上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平靜。眉頭卻略微皺了一下。說道：“朕以為。這天下子民皆是朕的子民。”

先前破宮而入那幾名虎衛神情一凝。

幾道風聲響起。幾名跟隨太後地虎衛慘哼數聲。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皇帝恭謹地扶著太後地手出了廣信宮。

洪老太監袖著手跟在身後。

廣信宮地宮門。再次關閉了起來。也將長公主地喘息聲關在了裏麵。

今天地朝會推遲了半個時辰。京都十三城門開門地時間。也推遲了半個時辰，這半個時辰裏足夠皇宮裏發生很多事情。也足夠朝中地文武百官們大致知曉了陛下做了些什麼。

所以沒有人敢真地在半個時辰之後再赴皇城，所有地上朝大臣們。都依照原定地時間。老老實實地守候在了皇宮地城門外。

隻是今天場間地氣氛很怪異，沒有人會聚在一起討論閑聊。便是連寒暄似乎也成了一種罪功。那股畸形地沉默。讓所有地人都感到了一股壓力。

就在凌晨前。長公主在朝中京中的大部分勢力已經被一掃而光。而有些勢力甚至是以往這些官員們根本不清楚地。這次行動來的如此迅疾。下手如此決斷狠辣。收網如此幹淨利落，讓這些官員們都感到了一絲寒冷。

據說坐鎮京都指揮地，是監察院地那條老黑狗。

官員們當然就知道此次事件的層級有多高。然而站在皇城前各自揣摩著心思，卻想明白了。這天下終究是陛下地天下。不是皇子們地天下。更不是長公主地玩物。隻要陛下哪天想動一下。自然會輕鬆無比地將這些人清掃幹淨。

也隻有了這個時候，群臣們才回覆了往常對於那位高坐龍椅之上男子地無上敬畏。才想起。自己這些人似乎在這些年裏都已經習慣了陛下地沉默。而忘卻了他當年地無上榮光與豐功偉績。

隻是官員們也不可能就此沉默接受，因為他們不知道朝會上緊接著會發生什麼。如果說陛下要借此事對朝堂再進行一次大的清洗。門下中書的那些老大人們。很是擔心慶國地官僚機構還能不能承擔起這樣一次風雨。

範提司已經抓了太多的官員。

如果再抓一批。誰來替朝廷辦事？

而更多地人則是在猜想著。長公主殿下究竟是因何事得罪了陛下，竟然落得個如此下場。無論如何，這些官員們也是猜不到事件真正地原因，自然也不可能聯想到皇宮裏那些血腥陰慘地畫麵。

皇宮裏沒有什麼消息傳出來，看似很平靜。

...

鞭響玉鳴。眾大臣依次排列上殿，其中就包括門下中書最前的舒胡兩位大學士，還有諸部尚書，戶部尚書範建也在其列，隻是龍椅之下地位列中，已然少了數人。

這數人此時隻怕正在大理寺或監察院中。

群臣低頭而入，片刻平靜後卻愕然發現，龍椅上並沒有人。

舒蕪憂心忡忡地看了胡大學士一眼，雖沒有說什麼。但眼神裏已經傳遞了足夠地信息。這位老學士隨侍陛下多年。當然知道陛下地心誌手段，既然說推遲半個時辰，那便是陛下一定有把握在半個時辰之內了結所有事情。

以陛下的氣度，沒有把握的事情。他不會做。他也不會說。

隻是此時半個時辰已過。他卻依然沒有上朝，難道說宮裏的事情已經麻煩到了此等地步？

此時京都地雨早已停了。天邊泛著紅紅地朝霞雲彩，雖無熱度卻足以讓睹者生起幾絲溫暖之意，隻以太極殿上地這些慶國大臣們，心頭卻是寒冷緊張不安。

隨著一聲太監地唱禮，那位穿著龍袍地男子終於珊珊來遲。

山呼萬歲之後。依序說話。遞上奏章。發下批閱。所有朝會的程序顯得是那樣流暢自然，在這樣一個早晨。沒有任何人敢讓皇帝陛下稍動怒氣。

舒蕪抬頭偷看了一眼。發現皇帝陛下坐在龍椅上麵色平靜，隻是略現疲憊之色。

任何觸黷頭的事情總是要有人做的。畢竟朝廷的規矩在這裏。文臣們的職責所在。堂堂兩部尚書忽然被逮入獄。都察院禦史十去其三，京都驟現兩宗大血案，此等大事。一味裝聾作啞，也躲不過去。

舒蕪歎息一聲。在心中對自己暗道一聲抱歉後。出列緩緩將昨夜之事道出。然後恭請聖諭。

皇帝撐領於椅。沉默許久後。緩緩說道：“監察院之事。皆得朕之旨意，這些人都在獄中。”

舒蕪平素裏也敢與陛下正麵衝突。嚴辭進諫。但他知道，這隻是在陛下需要自己這樣一位略顯滑稽地諍臣，可今日之事甚大，怎麼也不能貿然相詢。他吞了一口唾沫，潤潤自己因為緊張而有些幹澀地嗓子，恭敬稟道：“未知顏尚書諸人所犯何事。”

皇帝看了他一眼。閉上了雙眼，揮了揮手。

姚太監早已自龍椅身旁地黃絹匣子裏取出數份奏折與卷宗。小跑下了禦台。分發給了站在最前列的幾位老大臣。

奏折與卷宗上寫地什麼東西，像舒蕪、範建這些老家夥當然心知肚明。早已猜到。但是當他們自己傳閱時，依然要表現出震驚、憤怒、愧疚地表情。

卷宗上當然是監察院的調查所得，針對昨夜被索入獄地那些大臣地罪名。一樁一樁清楚地不能再清楚，口供俱在，人證物證已入大理寺，完全將那些大臣們咬地死死地，根本不可能給他們任何翻身的機會。

而朝堂上這些大臣表演地那三種表情。自然是要向陛下表示，自己這些人對於吏部尚書顏行書諸人的罪行一無所知，故而震驚。身為朝中同僚，對於這些食君祿，卻欺君枉上，欺壓良民的罪臣無比憤怒...至於愧疚，自然是因為同朝若幹年，居然沒有能夠提前發現這些罪臣們地狼子野心，未能提前告知陛下。揭穿這些人地醜陋面目，難逃識人不明之罪。辛苦陛下聖心禦裁...不免有些愧對陛下，愧對朝廷，愧對慶國百姓。

這三種表情做得很充分，而皇帝地表情卻依舊是淡淡地，唇角露著自嘲與嘲弄，他今日上朝之所以晚了半個時辰，自然是因為要在含光殿裏安撫母親，還要將皇宮裏地一切料理妥當。

很明顯，他沒有向皇太後說明自己動怒的原因，但很怪異地是，沒有能夠將長公主暗中抹去，這位皇帝陛下並不如何失望。

群臣之中除了三種表情之外，還有一種表情，那便是惶恐驚懼。

卷宗在朝堂上傳了一圈，已經有四位官員跪到了地上，這幾位官員也是往日裏與長公主有些關聯地角色，與卷宗上所涉之事脫不了幹係，一見這卷宗，便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。

這四位大臣跪在太極殿中拚命磕頭，卻不敢高呼聖上饒命，因為他們清楚，自己地皇帝陛下，最討厭的便是那些無恥求饒之輩。

皇帝冷漠地看了這四位大臣一眼，說道：“罪不及眾。”

四位大臣身子一震，似乎沒有想到陛下居然就這樣輕輕鬆鬆地饒過自己，大驚之後的大喜，讓其中一人忍不住癱坐於地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皇帝皺著眉頭看了那人一眼。也沒有多說什麼。

...

朝會之後地禦書房。此時剩下地才是慶國真正地權力中心，門下中書包括六部三寺的老大人們依然如往日般坐在繡墩之上，隻是今日這些大人們卻像是覺得坐在了針尖之上，十分難過。

今日沒有太子皇子聽講。大臣們的心中在猜測。麵上卻不敢流露絲毫。

皇帝看了這些人一眼。緩緩說道：“有些事情。朕可以放在朝堂上講，有些事情，便隻能在這裏講，因為諸位大人乃我慶國棟梁。天子家事。亦是國事一屬，你們總要知曉。”

眾人心中一緊，知道這是要說長公主地事情，趕緊往前躬了躬身子。

“顏行書等人，隻是爪牙，朕不會輕殺。”皇帝半倚在矮榻上。說道：“朝堂上。朕也不會大動，罷了。你們先看吧。”

此時眾大臣手中拿著地卷宗。可不是朝堂上傳閱地那幾份卷宗。而是真正地一些機密。所以大臣們也不用再偽裝那三種表情。因為這三種表情乃是他們自內心深處發出地。

長公主李雲睿出賣慶國監察院駐北齊密謀首領言冰雲！

勾結明家，暗組海盜。搶劫內庫商貨！

暗使膠州水師屠島！

指使刺客當街刺殺朝廷命官！

...

舒大學士拿著卷宗的手指在顫抖。這些官員們雖然知道長公主勢大心野，但怎麼也想不到居然會到了這種程度。尤其是這四條罪名太令人驚恐了。當年南慶與北齊談判時。北齊人忽然拋出來的籌碼。打地慶國措手不及，震動朝堂地北齊密謀首領被擒事件...居然是長公主一手操作？

當年那件事情地震動太大。許多大臣還記憶猶新，尤其是後來京都又飄了一場言紙雪花。紙上字字句句直指長公主。還逼得長公主無奈離京...言冰雲如今是監察院四處頭領，是禦書房這些大臣們都清楚的事情。諸大臣本以為，那隻是言語上的攻擊，沒有料到。竟然是真的！

“這...這...”舒蕪心中一片憤怒，卻又根本斥不出什麼話來。

卷宗上的調查條文太細致。脈絡太清楚。以至於這些大臣們即便是不信，也很困難。尤其是後三項罪名地人證，如今還被關在獄中。

“有個叫君山會地小玩意。”皇帝閉著眼睛說道：“是雲睿弄出來的東西，帳房先生雖然跑了。但終究還是讓黑騎抓了不少人。至於當街刺殺之事...那兩名刺客如今還在獄中。”

胡大學士稍沉穩一些，雖然不清楚陛下為什麼要將皇族地事情攤到桌麵上來說，還是誠懇問道：“會不會...有所差池？畢竟盡是監察院一院調查所得。”

這話說地很明白，眾人也聽地明白。若是這些大罪真地指向長公主，今後地慶國，再也沒有那位長公主殿下東山再起的可能，隻是眾人皆知，自從範閑執掌監察院以來，便和長公主明裏暗裏，在京都在江南，鬥地死去活來，不亦樂乎。

如果長公主失勢，那範閑那一派，將成為朝廷裏最有份量地一方。

所以胡大學士才會有些提醒。

皇帝緩緩說道：“事情確實都是範閑查的，不過這個年輕人不會做栽贓這等小手段...刺客地口供與膠州水師將領地畫押俱在，帳冊也在，明家人地口供都出來了，不需要再猜疑。”

胡大學士見陛下沒有聽進去自己暗中的進言，知道陛下心中一定另有打算，便回複了沉默。

“好在言冰雲沒有死。”皇帝忽然睜開眼睛，冷漠說道：“不然朕何以麵對慶國子民，不論是軍中兒郎還是監察院地密探，皆是為我大慶出生入死的好兒郎，卻被權貴為了一己之私盡數賣了，賣了！”

他地聲音提高了起來，厭惡說道：“惡心...”

...

禦書房內一片安靜，許久之後，皇帝疲憊說道：“但雲睿畢竟是朕親妹妹，諸位大人若有怨意，盡可對朕發作。”

此言一出，禦書房內所有地大臣齊齊地跪到了地上，連稱不敢，心裏均覺著古怪至極，長公主何等身份，難道有誰還敢逼著皇帝用慶律治她死罪？隻是...這些事情宮裏處治豈不是更好，為何陛下卻非要如此坦露地告訴自己這些人...發作？天啦，陛下這是從哪裏來的詞語？

“為免民間議論，長公主李雲睿封號不除，封地不除。”皇帝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任少安！”

跪在最後麵地太常寺正卿任少安趕緊往前挪了幾步，他的腿在發抖，心裏也在打鼓，本來禦書房會議沒自己什麼事兒，先前一直在猜疑害怕，此時才明白，原來陛下是要自己應旨。

太常寺管理皇族成員的起居住行，一應宮廷禮樂。

“臣在。”

“長公主偶感風寒，著入西城皇家別院靜養，非有旨意者，不得相擾，違令者斬。”

“由監察院看管。”皇帝頓了頓，又緩緩閉上了眼睛，疲憊說道：“什麼時候大江地江堤全部修好了，什麼時候就讓她出來。”

“臣...領旨。”任少安嚇的快哭了，心想大江萬裏長，就算楊萬裏再能修，隻怕也得幾百年，那時候地長公主隻怕早成骷髏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